

雅美族的金銀文化

陳漢光

臺灣的任何地區，似乎沒有一個地方比紅頭嶼更加神秘的了。是因為它的神秘，所以顯得特別被人注目。在日據時期，許多的日本民族學者，費盡了無數的苦心，先後寫成了很多有關紅頭嶼的著作；紅頭嶼的一切問題，可謂無微不至，大部份都已經研究過了；甚至有以此研究而獲得博士學位者，亦大有人在；西洋學者不辭跋涉而來觀察者，亦頗有其人。然而從另一方面看：學術界對於紅頭嶼雅美族的研究，却難於見到有詳細專論關於金銀問題者。在中國古籍上，一有記載紅頭嶼，即見有關於金（或作為銅）的記載，而且現在紅頭嶼的雅美族人，尚持有古代或近代遺留下來的銀，甚至有少數的金。此種金銀於雅美族日常生活上尚佔着相當重要地位。因此，我認為雅美族與金銀的關係，是頗值得去研究的。

民國四十三年三月，臺灣省政府為計劃開發紅頭嶼火燒島，特組織蘭嶼（紅頭嶼）綠島（火燒島）勘查隊。我便利用這一機會，參加這勘查隊工作：一方面備供勘查隊有關紅頭嶼火燒島文獻上的諮詢；另一方面調查些有關紅頭嶼的民族學資料；看看火燒島紅頭嶼的輪廓，以作將來民族學調查工作時的準備，時間很短促，我在火燒島僅兩晝夜，在紅頭嶼僅六晝夜又半日。這樣短促時間內，我除了把這二島走馬看花的看了一週外，似乎難於再作其他的調查工作；不過，我却利用了一個很短時間，把我平時所認為值得研究的雅美族金銀文化，雅美族的時間觀念，做了一些調查工作。回臺北後，我又參考若干文獻，寫成了本文。（雅美族時間觀念尚未完成）其間林衡立先生，也給我若干協助。

（一）金銀的名稱

據云：印度尼西亞人的稱金之共通語為 *Vulawan*（巴丹語：*Vu-xawan*），稱銀為 *Pirak*（巴丹語：*Pulak*）。上兩語均見之於雅美族語

言，即：*Pirak*（雅美語：*Palak*）意為銀，另 *Vulawan*（雅美語：*Vugawan*）亦意銀。雅美人遷到紅頭嶼後忘記使用金，故以原來之稱金一語 *Vulawan* 轉為稱銀，惟後者現在只在歌辭中。（註一）

或云：雅美族 *Tamitanik* 一語廣義是指「財寶」意思，狹義是指「銀」意思，另有同義語：*Pijaskalit*。雅美族銀認為至上寶，銀稱 *Pialak* 銀貨幣稱 *Nirpio*（註二）

另據云：現在雅美族對於金，有 *Piasukurit*, *tamutamuk*, *obai* 三種語稱，其意大約如此：*Piasukurit* 之 *Pia* 為佳良或美麗之意，*su* 為接續詞，*Kurit* 為皮之意，三者合起來即謂：「美麗之皮（表面）」也。*tamutamuk* 即謂很多草之意，*obai* 即雅美族之謂繭形金飾之意。（註三）

以上所述，大體上均頗合理，惟其中所說，亦有若干出入地方，著者研究尚未所及，故不置論也。

（註一）參看昭和十四年（民國廿八年）淺井惠倫著「*バタンとヤミの比較*」，その土俗品について等書。

（註二）參看昭和十年（民國十四年）淺井惠倫著「原語による臺灣高砂族傳說集」。

（註三）參看昭和二十一年（民國三十五年）鹿野忠雄著「東南亞細亞民族學先史學研究」第一卷。

（二）金銀文化的來源

臺灣土著民族，對於金屬物之冶鍊文化，截至最近我們所知道的，似只有雅美族而已。（註一）雅美族住地偏僻。古籍上記載極少，但一有記載，即多述及雅美族持有黃金，此事是否事實尚待考證。然而現行雅美族的持有多量的銀及極少數之黃金，這都是事實。這種文化，是雅美族本身固有的抑或採借的，是頗值得研究的。截止目前為止，是難於獲得肯定解答。

(註一) 在臺灣本島及火燒島曾經出土鐵器、黃銅器、金器、青銅器、同時現在的排灣族(Paiwan)尚藏有極少數的青銅器，但依著者鄙見，總難於證實，是在原地方所治鍛而製成的。(參看民國四十一年鹿野忠雄著「東南亞細亞民族學先史學研究第二卷」)

一、來自菲律賓

據日本學者移川子之藏淺井惠倫、鹿野忠雄等研究謂：紅頭嶼雅美族是自菲律賓群島遷移來的；而且紅頭嶼的金文化也是自菲律賓群島北進的。(註一)另據著者此次調查：截至日據時期，少部份的雅美人，尚與菲律賓北端的若干島嶼——巴丹島等，有來往，據云：迄今每逢捕魚季節，在海上尚時常有接觸，言語上大部份可通。(註二)

(註一) 據昭和六年移川子之藏著「紅頭嶼ヤミ族と南方に列はる比律賓パタンの島嶼。口碑承と事實」及昭和十年同人等著「臺灣高砂族系統所屬の研究」；又鹿野忠雄著「比島の金文化と其の北進」及同人著「紅頭嶼とパタン諸島の交渉と其の杜絶」(另有日人淺井惠倫研究雅美族與巴丹島人語言，證明雅美族是從巴丹島那方面來的，因一時未得其原文，故未引用)

(註二) 據紅頭嶼紅頭社人 Shui Bo Bo 親告著者。

二、來自居住地

在另一方面看：紅頭嶼地方，事實上自身就有產金，而且在漢籍上亦時常提到紅頭嶼產金的事。又據云：菲律賓土語謂金為 Tobacco，臺灣部份土著說金為 Votol，所以紅頭嶼的外文地名有作 Tobacco 或 Votol 或兩者合稱為 Votol Tobacco。(註一)

民國四十二年蘭嶼鄉公所編「蘭嶼鄉概況」云：本鄉並未發現各種礦物，唯據云：「日治時代有礦學者來鄉勘測(有地質調查報告請見註二)云：椰油南邊及朗島東南方之河流，沙金、成份極為濃厚，本欲計劃發掘運往金瓜石精鍊，嗣因交通不便，終未實行」(註二)

一六四四年四月二十日「巴城日記」云：「Botel 島：有金銀、銅及其他金屬物(公司派人調查所知)，可能是自遭難破船入手：」雍正二年黃叔璥「臺灣使槎錄」云：「紅頭嶼番，在南路山後，由沙馬磯放洋東行，二更至鷄心嶼，又二更至紅頭嶼，小山孤立海中，山內四圍平曠，傍岸皆礁，大船可泊，每用小艇以渡。山無草木，

番以石爲屋，卑隘不堪起立，產金、番無鐵，以金爲鏢鏃槍舌，昔年臺人，利其金、私與貿易，因言語不諳，臺人殺番奪金，後復邀瑯嶠番同往，紅頭嶼番盡殺之，今則無人敢至其地矣。」

雍正八年陳倫炯「海國見聞錄」云：「……與沙馬崎西北東南遠拱，中有數島，惟一島與臺灣稍近者業名曰紅頭嶼。有土番居住，無舟楫往來，言語不通，食薯芋海魚之類，產沙金、臺灣曾有舟到其處。……」

嘉慶年間李春元「臺灣志略」云：「南路沙馬磯頭之南，有澳名龜耶禿，北風可泊巨艦。從此東去，水程四更至紅頭嶼，生番聚處。地產銅，所用雜物皆銅器，不與中國通。順風兩日夜即是呂宋之謝崑山、大小覆金山；沿山行四五日夜，至呂宋，共水程五十八更。」

雖然漢古籍的記載金銀事，多半是流於神話，可是上面所說的，却不能視爲無稽之談。由於地產金銀，而再產生冶金銀文化，這發展是較爲自然的。

(註一) 此說，係由日人馬淵東一教授於民國四十三年元月來臺時，親自對著者所說。著者恐爲記錯，特於本文發稿當日去信詢問馬氏，據馬氏七月十日復信，即與著者所記略有出入。茲將原信有關部份摘錄載記於本文末，俾作參考。

(註二) 此說係經蘭嶼鄉公所秘書林孔碩再加證實：又大正四年(民國四年)臺灣總督府民政部殖產局編「紅頭嶼地質調查報告」謂：紅頭嶼有金、銀、銅、陶土四礦，但金銀鐵含量皆劣云。

三、來自大陸

由於現行雅美族並無冶鑄技術，使人不會相信雅美人能將金礦石或銀礦石等，冶鍊成爲製品，同時我們又從漢古籍中，知道紅頭嶼最遲自南宋起，即可能與大陸有交通關係。(註一)明萬曆間，紅頭嶼與大陸交通，更加明確。(註二)因此，我們如果再從近數十年來，雅美人對外來人索取銀幣的情形。(註三)加予推論，謂雅美族的持有金銀，及有關冶金銀文化是來自大陸，這不能說是沒有根據的。

大陸沿海一帶產金銀極稀少，且當地人又以金爲上寶，而紅頭嶼又沒有出產與金相當價值的物品，或大量貴重土產物可作交換，故我

斷定紅頭嶼的金銀絕非來自大陸，這是無可疑義的。然而在另一方面看：雅美族的治鍛金銀技術是來自大陸或轉由菲島再北進至紅頭嶼，這却是很可能的。因為我們知道菲島在南宋時，即與大陸沿海有頗密的交通：與紅頭嶼亦有交通。但有謂菲島的金文化是固有或部份採借外來（註四）的話，這我是絕對反對的。（註五）如果可以證實，在宋季以前菲島即有冶金銀文化，那麼，我即懷疑菲島的金文化是與印度文化有關的；說不定，甚至與巴比倫文化、埃及文化也且有關係。

（註一）南宋趙汝适「諸番志」云：「流球國……旁查毗舍耶，談馬顏等國」據云：「談馬顏」就是「Tobaco」的譯音。所以「談馬顏」是漢籍中最早「紅頭嶼」的記錄。

（註二）明萬曆張燮「東西洋考」載：「……沙馬頭嶼（著者按：即今鵝鑾鼻）（下註）用異針，十五更取筆架山（著者按：即今火燒島）（下註）遠望紅豆嶼並浮甲山進入為大港。」文中所謂「紅豆嶼」，即為今之「紅頭嶼」無疑。

（註三）參看明治三十五年（清光緒二十八年）東京帝國大學編「紅頭嶼土俗調查報告」第九十四頁及昭和六年（民國二十年）稻葉直通、瀨川年吉合著「日本南端紅頭嶼」第三十九頁。又著者此次（民國四十三年三月）實地調查所知。

（註四）參看昭和十八年（民國三十二年）三品彰英橫田健一著「フイリンビン民族誌」。

（註五）關於這一點，如有機會，我將另有專文發表。

總之：雅美族的金銀及冶金銀文化的來源，因為資料上的不足，需要吾人今後繼續再加探討的地方尚很多，現在暫且不去談它。

（三）金銀的愛好與應用

一、愛好

在日據時期，日人到紅頭嶼做學術調查工作，最早的一次，可能是明治三十年（光緒二十三年）間，島居龍藏等的土俗調查；較遲一次，也有昭和五年（民國十九年）日人稻葉直通、瀨川孝吉的生物調查。前後距離三十三年中間，他們對於耶美族之於銀的嗜好觀察，完全獲得一致。至於金，他們知道比銀價值高昂（註一），但却難於見到其他較詳的報告。

島居龍藏等的報告：

「外國人一次至紅頭嶼，必與土人接觸，而同時聽他們向我人要求銀的聲。為何彼等好銀，此為要研究之點」。

稻葉直通的報告：

「彼等與銀之關係。發生在何時？何代？並基於如何之動機？雖不得知，然其愛好之心則極強。因此島不產此類金屬，而彼等人無離此島他渡之能力，故彼等獲銀之方法，除得自外來人之手外，實別無他途。因彼等愛好銀，對於我等來此旅行者予以莫大之幫助。對不知貨幣價值之雖無雅美族，如與銀幣，彼等雖不視為貨幣，但亦能與銀發生同樣效力」。

距稻葉君等調查時，經過二十四個年頭，也就是今（四十三）年，我到紅頭嶼調查時，而新奇普遍的愛好，已轉變了：許許多多的雅美同胞，向你伸手要的並不是銀也不是金，而却是香煙，據當地鄉公所林孔碩面告：此種新嗜好是最近二三年間的事。另一種新嗜好是鋁質用具，尤其是鋁質的飯鍋。家家戶戶都有購置，甚至有一家備有七八個者，這鋁質鍋的愛好，與愛好銀是有連帶關係的，因為銀與鋁的表面，大體上是大同小異的。然而試以銀與鋁比較，他們却知道銀是好的，鋁是較差的。在這次調查中，發現很多用鋁代銀的裝飾品。至於他們之對銀的態度，據我觀察，仍然是有相當的愛好，但與稻葉直通調查時已有出入，其愛好的程度可能已減至百分之五十或以下。至於他們對於金的態度，仍然認為比銀寶貴，據該地鄉公所若干工作人員云：光復後他們也有二個人買了金飾物。但我却沒有見到。僥倖地，我在耶油（Yayu）社某基督教（名已忘記）會友家中，見到古代保存下來的一個長方形的金片，長約四公分，寬約七公厘厚約半厘，成色不甚好。

（註一）據著者此次查並日人稻葉直通二十四年前調查，均謂以雅美族知金此銀寶貴；但錢井惠倫却謂：雅美族以銀為至寶（請參看上章）。

二、應用

在目前雅美族所持有的金，是極為稀少的，因此我們對於雅美族

對金的用途，除漢古籍上難於相信的若干記載並鹿野忠雄所採錄的蘭形金胸飾 (Obai) 外。(註1) 在目前，是不易獲得正確的答。不過我們相信應是用於裝飾品較為大部份；至於銀，雅美族除作銀帽，銀兜，及裝飾品外，亦難於知道有其他用途。

銀帽

雅美語稱：Sacopu，係男人專用品，用於祭祀大典，調理飛魚及出陣等所載，其形如圖1。

銀兜

雅美語稱 Buragata，亦為男人專用品，其型如圖2。使用未詳。

(註：著者未曾寓，參看島居龍藏等紅頭嶼土俗調查報告)

耳飾

雅美語稱 (Ubai)，男女均有使用。男子因耳無穿孔，由耳上(註同前)。其型與鸚鵡螺製的蘭形耳飾，大體相同。

鉢卷

雅美語稱謂未詳，只知係婦人頭部專用飾物(註同前)

臂飾

雅美語稱 Fuchinken 男女均有使用，但限於已婚者，其形如圖3。

胸飾

用於婚後婦女，有兩種形狀：一種是屬於雅美船帆形，雅美語稱 Purikulun 大小不一定，大者高十一公分寬十五·六公分；小者高亦有四公分；寬五·六公分，其形見圖四；另一種是屬於月餅形的，雅美語稱 Rakaraks 大者約十六·七公分圓周，小者亦七八公分直徑。其形見圖五。

(註1) 參看昭和二十一年鹿野忠雄著「東南亞細亞民族學先史學研究」第一卷。

(四) 現行鍛冶工作的實況

鍛冶調查工作，是我們到紅頭嶼(蘭嶼)的第五日(廿七日)開始的

，至第六日上午一共做了一天半。所得資料大部份是採自紅頭 (Ino rolu) 社人 Siyapumanlikutaw 的實演並口述，同社人 Simi Bo Bo 為日語通譯 再由現任鄉公所秘書林孔碩 (臺南縣朴子人) 重譯成臺語。有時也有用雅美語直接諮詢 而後由我筆錄並攝影下來。

一、鍛冶工作

我拿一個大銀圓和11個小銀角給 Siyapumanlikutaw 打製飾物。最先，他取二枝草桿，做兩個十字架，置於爐的兩旁，另將長槍置於爐的後方，與兩個十字架成一個等邊三角。這樣做好了以後，他便把大樹枝砍成了三四個，堆成三叉，便升起了火。(見圖六) 火成好後，他把我拿給他的一個大銀圓置於石上用鐵斬截成兩半，(見圖七) 然後拿了放在火中燒，燒紅後用鐵鉗夾出，放在石上打，打銀的錘子是鐵質的(註1)。打了數下，又放在火中燒，在這時候，他便拿起放在爐子後方的長槍向爐子周圍空中亂刺，並且口中喊着 Tokotaitiyo，意思就是「槍死鬼心」。(這樣子做，在這工作的過程內共做了三次見圖八)。後來又繼續打，逐漸打成所希望的形狀，便放入水使它冷卻，最後又用水和石頭磨光(見圖九) 再用鐵釘把成品鑽穿成孔，然後穿好繩子。這便是耶眉族打臂飾 (Fuchinken) 的經過。另一個助手(名未詳)，他把那兩個銀角在同一個地方打鍊，工作是同樣的，只是沒有把銀截成兩半及做驅鬼工作而已。他同時也完成了兩種胸飾：一個是雅美船帆型，一個是月餅型。打船帆型的胸飾，不同點是打成圓型後再用鐵斬截成帆型，然後再做磨光和穿孔等工作。兩個同時工作，自開始至完成經過歷三時零十分。

上面記的，只是鍛煉銀的工作，至於把銀鑄鑄後再打煉的工作，我却沒有親眼看到。據 Siyapumanlikutaw 說：只要增加一個土製的坩堝就可以進行；而且火力要強些，時間也要長些。這坩堝他目前沒有，漁人社 (Iratai) 另一位打銀的名 Siyaman Jiyano 的有此物。於是我就去漁人社向 Siyaman Jiyano 取一坩堝，翻譯 Simibobo 向我取了一包香煙和一元臺幣作代價。因為時間關係，後來冶銀工作沒有做下去。

二、鍛冶巫術

據 Siyapumanlikutaw 口述：他們在鍛銀以前，需要先殺羊祭神祈求工作順利。如果沒有殺羊也要殺雞。工作完成後又要殺羊或殺雞祭神，感謝工作完成。在工作中禁忌任何人來觀看。並要做驅鬼工作，如上節所述。

三、鍛銀工價

據 Siyapumanlikutaw 口述：在過去數十年前 打一雙臂飾，需半隻豬的工資。目前已不要那樣多了。昭和五年稻葉直通調查即謂：「銀匠依賴各家生活，來往各家行其鍛冶術」。

四、鍛銀的人

據 Siyapumanlikutaw 口述：鍛銀工作，很簡單，只要一個月就可以學會，但工夫也有好壞，紅頭嶼現在工夫最好的是現任的鄉長謝馬蘭 (Siyamala)，他是耶油社 (Yayu) 人。漁人社 (Iratai) 鍛銀的人是 Siyaman jiyano，紅頭社就是他本人。以上都是男性。

五、鍛銀時節

據 Siyapumanlikutaw 口述：鍛銀工作，以無風時期為最適合，每年中通常在四月間為之，晴雨無阻。

六、鍛銀工具

鍛銀工具，可分為「驅鬼用具」，「秤量用具」，「鍛冶用具」三類。「驅鬼用具」有槍 (Chinadorots) 和十字架 (Sigawu)：槍，頭鐵質，長三十七公分，身木質，長約一八〇公分。(見圖十A) 十字架是用草桿臨時做的，長約五十六公分。(見圖九X) 「秤量用具」有秤 (見圖十一)；「鍛冶工具」有鐵鏈 (雅美語 Tatan tan)，長約十四公分，(見圖十D)，鐵斬 (雅美語 Gitsijii)，長約十四公分。(見圖十E) 鐵鉗 (Sopits) 長四十六公分。(見圖十C) 坩堝 (Tana) 長十四公分，寬八公分(註二)，扇 (雅美語 Mipa-ipailu)。(見十圖F)

(註一) 另據明治三十年島居龍藏「紅頭嶼土俗調查報告」謂：「持石延打...」。

(註二) 坩堝的樣式有數種，明治三十年島居氏所採(見圖十三B)，昭和五年瀨川氏所採(見圖十二)，均與著者所採(見圖十B)不同。

附：

馬淵東一教授七月十日來信摘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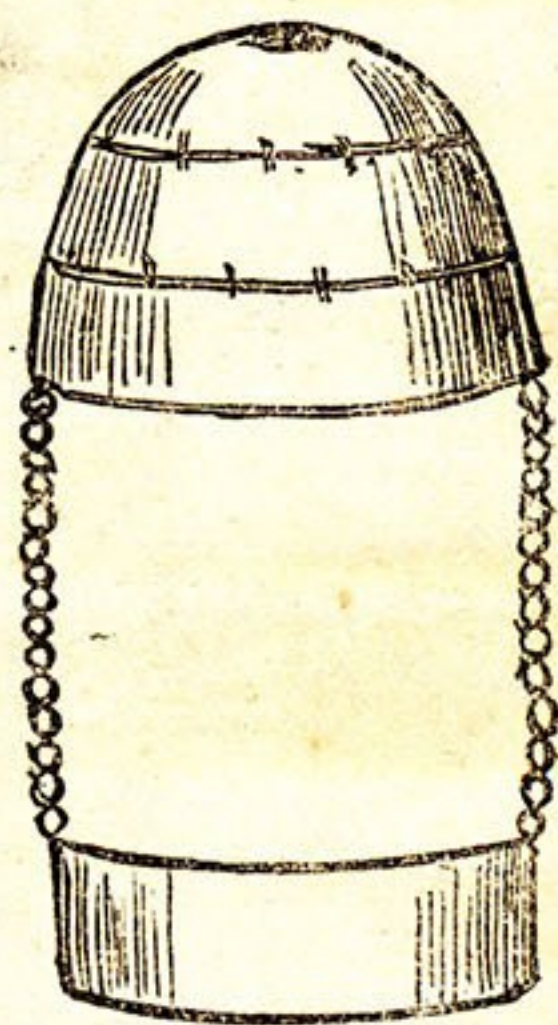
Concerning your questions about "Yami", I will write you more fully later — and I will try to include some discussions that Kano and I had about the name "Botel Tobago" and its history. ("Butil tumbaga" means "golden bead" in several Luzon dialects. Also the Chinese anciently called the island "Tumbagan" in the 13th century. See Hirth & Rockhill, etc.)

1953年1月31日 Prof. H. Otley Beyer (Univ. of the Philippines) からの來信は上記の如くで、その後何の意見も聞いて居りません、4月に小生引越のためこの手紙が何處にあるか分らなくなり、數日探してやつと見つかりました様な状態でおそくなりました。なお、金(黄金)またはその他の金屬を tumbaga とか tembaga と呼ぶのは南方で相當廣く見られる事例ですが、臺灣にはこの種の語はないらしく思われます。マライ語で tembaga は銅(但し他の語と結びついて真鍮赤銅などを指すこともあります)のことですが、これは Sanskrit 系の語とも云われて居りま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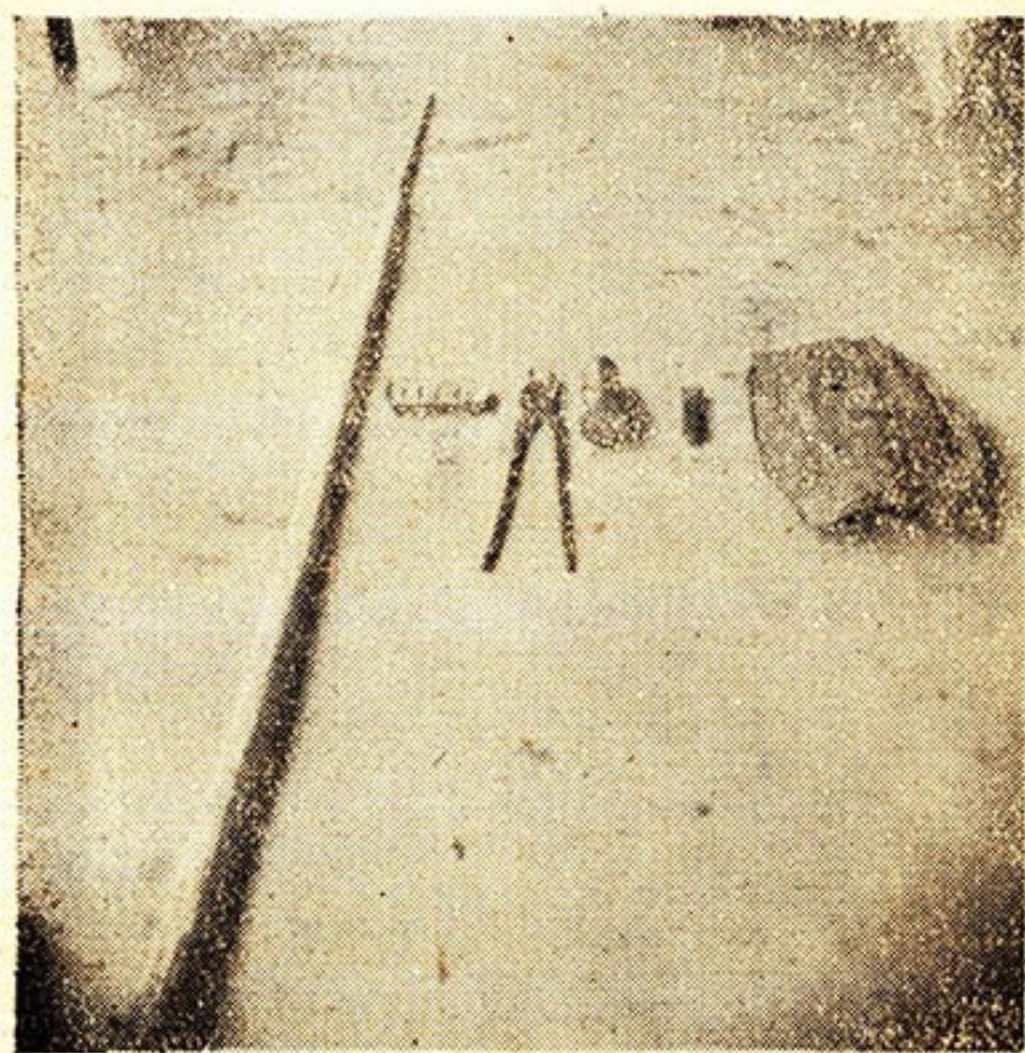
なお、臺灣で南部アミ族は紅頭嶼を Votoi (または Fotoi) プエマ族は Votoi と呼ぶのですが語義ははつきりしません。比律賓で bead を butil と呼ぶのは何處と何處の語かその分布は分りませんが Tagalog 語で直接には grain (穀粒) の意になり、或いは粒珠の意に轉用され得る可能性もありませう。Tagalog 語では限定語を附して bead の意にも用ひられます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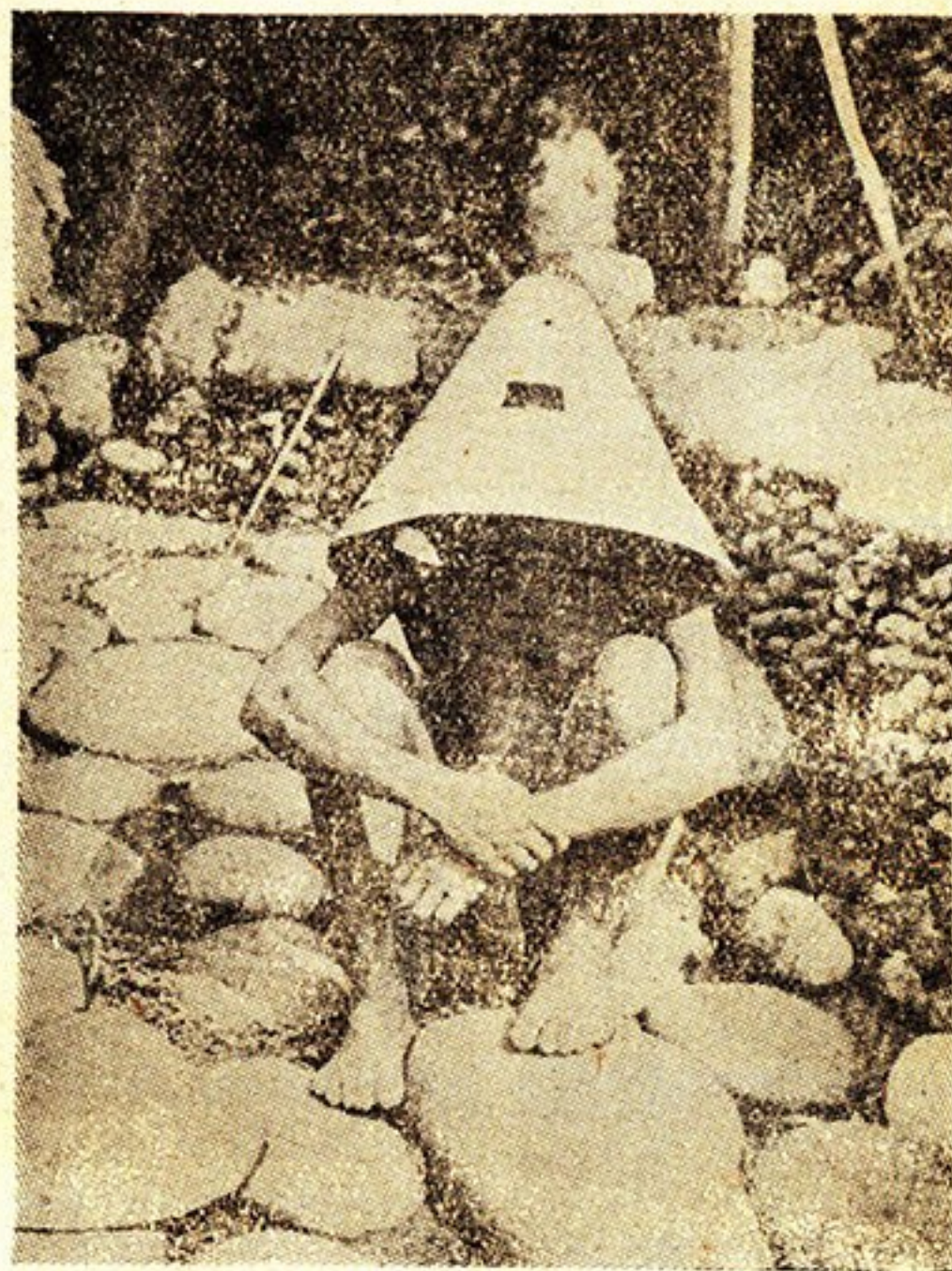
圖三十之十三 雅美族的銀冶坭坭之八
——採自鳥居龍藏「紅頭嶼土俗調查報告」



圖二 雅美族所戴的銀碗
——採自鳥居龍藏「紅頭嶼土俗調查報告」



A B C D E F
圖十 雅美族的銀冶器具：鎗、坭坭、鎗、斬、扇
——著者攝



圖一 雅美族所戴的銀帽
——採自川瀨孝吉「紅頭嶼」

飾胸形帆船的掛所族美雅 四圖↓
「嶼頭紅」吉孝川瀨自採——



飾臂的戴所族美雅 三圖
「嶼頭紅」吉孝川瀨自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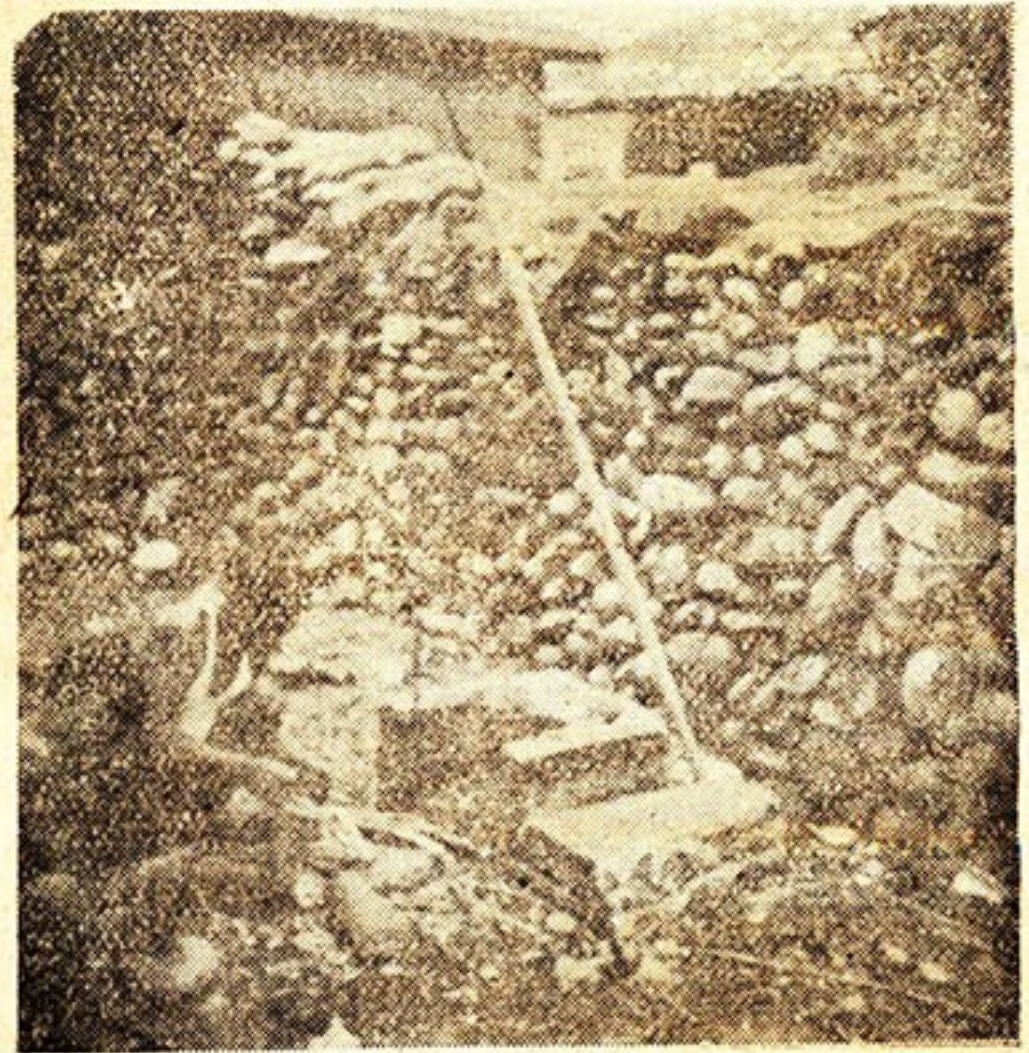
飾胸型圓的掛所族美雅 五圖→
攝者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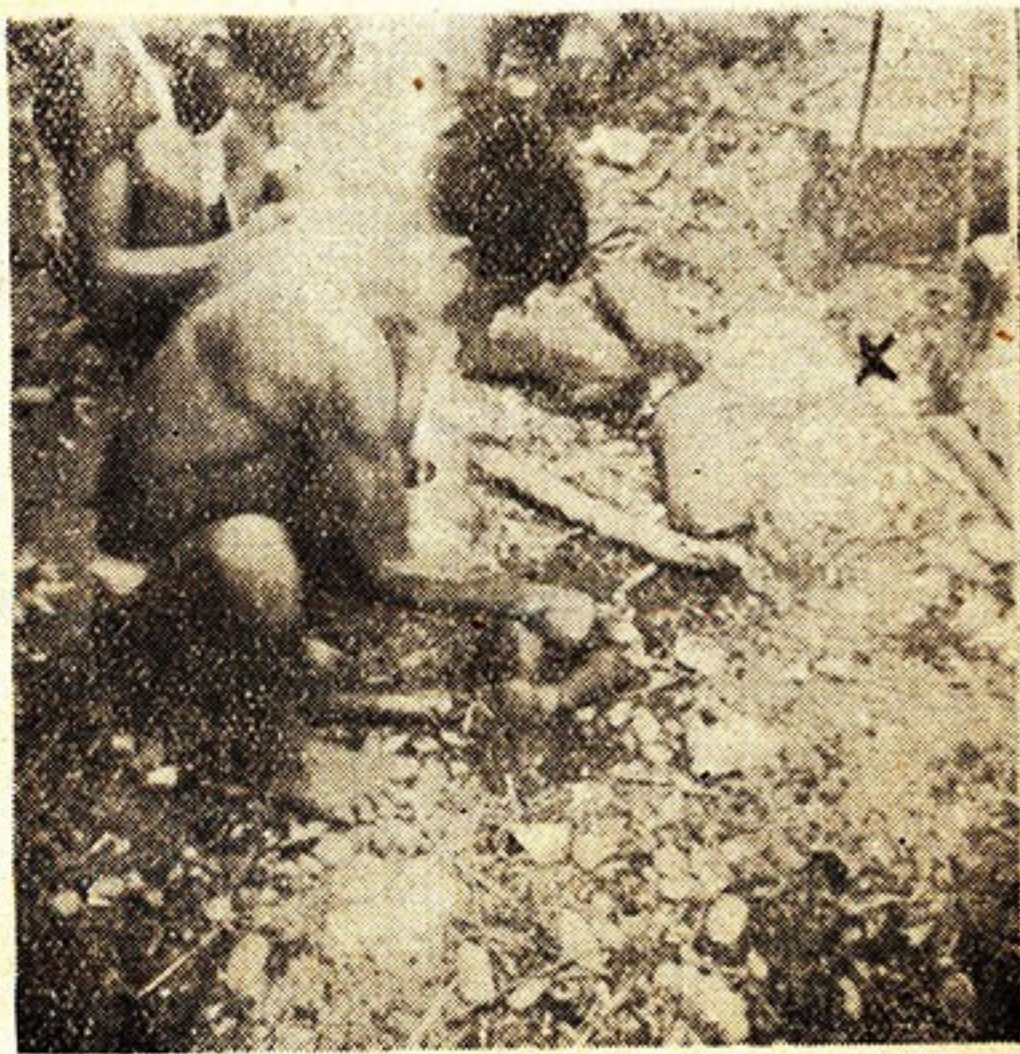


元銀大斷截「斬鐵」打「錠鐵」用 七圖
形情的半二爲

攝者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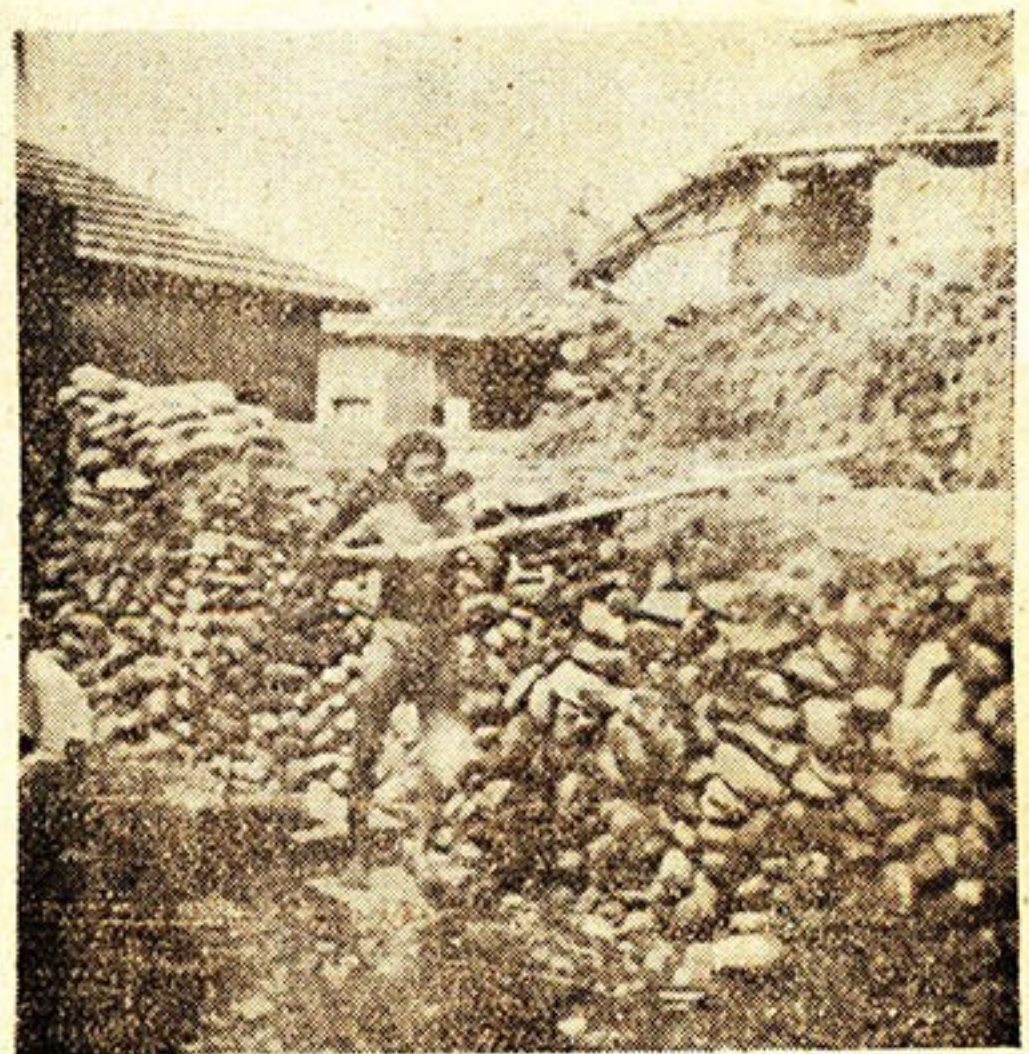


形情的火升在正好挿架字十及鎗把 六圖
攝者著——



光磨石和水用在正品製成銀打 九圖
形情的

攝者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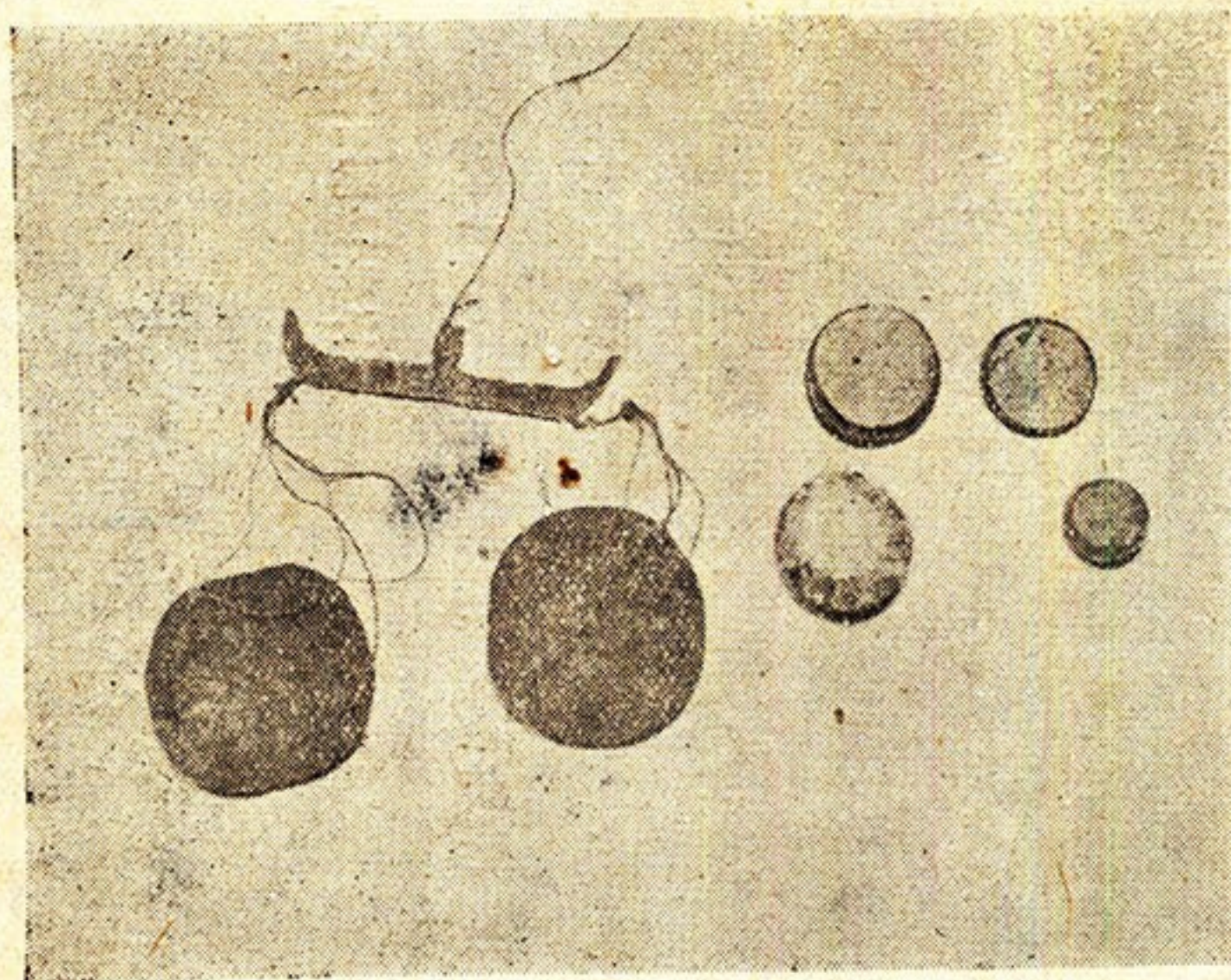


的鬼魔殺刺方四向鎗鐵用間中銀打在 八圖
形情

攝者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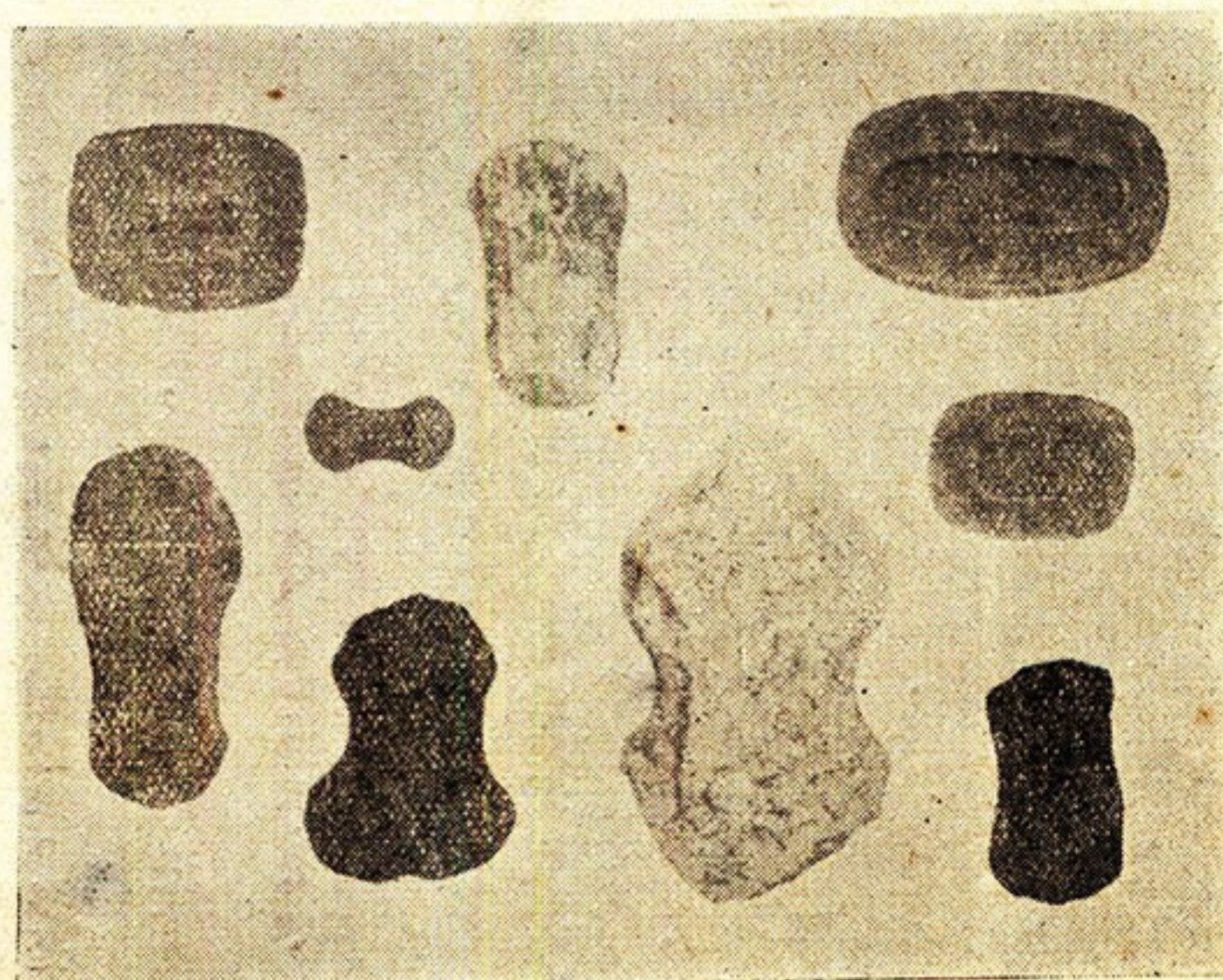
圖十一 雅美族的秤

——採自瀨川孝吉「紅頭嶼」



圖十二 雅美族冶銀的坩堝

——採自瀨川孝吉「紅頭嶼」



方志中之實學問題

章氏嘗論方志云：

方志一家，宋元僅有存者，率皆誤爲地理專書。明代文人見解，又多誤作應酬方墨。近代漸務實學，凡修方志，往往侈爲纂類家言，纂類之書，正著述之所取資，豈可有所疵議。而鄙心有不能愜者，則方志纂類諸家。多是不知著述之意，其所排次襲績，仍是地理專門見解。如朱氏日下舊聞，書隸都邑之部，故稱博瞻，若使著述家出，取以爲順天府志，則方鑿圓柄，格格不相入矣。故方志而爲纂類，初非所忌，正忌纂類，而以專門地理自畫，不知方志之爲史裁，又不知纂類，所以備著述之資，而自爲極天下之能事也。

章氏論方志，既非地理專書，更非應酬文墨，乃實學也。其論誠是。顧章氏當時所謂實學者，乃偏重於史裁，若今日則方志所重在實學，乃爲一切民族社會經濟與科學問題。中國舊史書，最爲人疵議，卽對當時民族社會經濟等事，均擯之不談，卽有所紀述，亦東鱗西爪，無統系可尋。雖然，今日美國史學家，尙謂中國方志學，乃爲東西史學界之創作焉。然則今之爲中國方志者，若能有統系的，紀述各時代民族社會經濟等問題，甯非大有價值之事，故所謂實學一名詞，乃因時代變遷，其內容迥有不同。然不必以此疵議章氏，蓋所處時代各異也。使章氏生當斯世，其見解或有更超出吾人之上，亦未可知。（錄吳宗慈修志叢論）